

北邊合考

俄羅斯

七



27
13
9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孝友類

孝友類

孝友類

孝友類

孝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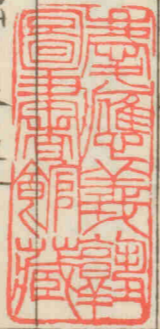
孝友類



北邊合攻卷之七

日本堅田 京兆 山田聯纂輯

俄羅斯考上



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
昆子青昆子皮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
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
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
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
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

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脰國其人音聲似鴈
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不騎
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

○三國志文
獻通考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

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

北方迷惑失道到斯國國中甚多珍寶

○杜氏
通典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

牧多貂有好馬

○文獻
通考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

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

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

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奇斤氏本無都統大帥督管

每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

○北史魏書
及杜氏通

典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踰紇骨亦曰紇圻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驕伉男子有勇黥其子女

已嫁黥項雜居多淫洪謂歲首為茂師哀以三哀為
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
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裸步磴以為麩糜
糝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
壯大以善鬪者為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為多富農至
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獬羝鹿黑尾黑尾者似
麕尾大而黑魚有茂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
頤下鳥鴈鴛鴦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
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兩俗必得鐵號迦

沙為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
士析木為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
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燾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
之號服貴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釧銳項而卷末
諸下皆帽白氊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氍
錦罽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
周柵代垣聯疆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
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
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

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逢于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
 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簫篳篥盤鈴戲有弄駝師
 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為甘昏嫁
 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子計喪不斃面三環尸哭乃
 火之收其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
 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
 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盜以首著父頸非
 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死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
 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礪

鶻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
 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
 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
 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
 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為頡斤樺皮
 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
 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
 屬之堅昆本疆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
 豪東至骨利幹南吐番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

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侯利發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群臣曰徃謂橋軼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侯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侯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侯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卽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

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為黠戛斯蓋回紇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為戛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徃來者畏回鶻剽鈔必往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大食有車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既不可兼負故裁為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為毗伽頡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称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為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為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闢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

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
亟來即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
阿熱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
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
賫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
距回鶻旧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
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為回鶻烏父可汗邀取之并殺
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
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

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便
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大僕卿趙蕃持節臨
慰其國詔宰相卽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
風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
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為王會篇今黠戛斯大
通中國宜為王會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績
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藉是時烏父可汗餘衆託
黑車于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
給事中刘濬為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

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藺可乘其衰乃
 以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
 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
 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
 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如黠戛
 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
 節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
 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新唐

同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
 似索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
 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
 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蘓蜜
 勞答以其地為立闕州其大酋侯什因使者獻馬帝
 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雷驄曰
 凝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駒曰飛霞驄曰發電赤曰
 流金馭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
 闕州更為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穢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

○俞柝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 ○文獻通考

○俞拊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

○新唐書下同

○大漢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劔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

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駁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雕以馬耕田馬色皆駁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漣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鬻髮樺皮帽構木類并幹覆樺為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

○突厥謂駁馬為曷刺亦名曷刺國其地迤北海經突厥大部落五乃至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介統領

雕類函
引作周

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點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中國多難為回鶻隔礙點戛斯忿其桀驁乘被荐飢於是破龍庭焚燭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群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玄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死致也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

覩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朕死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詔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死以永保鴻名為受命之祖陛下死以丕承王業為中興之主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其死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韋宗卿秘書少監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覲稽合同異視縟闕遺傳胡貊堯離之音載

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
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
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
實可圖寫請撰為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曰韋宗御
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績事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

李衛公文
集下同

進顏憂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准敕訪黠憂斯
國邑風俗編為一傳今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

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閭立本各寫其衣
服形貌為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注寫注吾合素等
形狀列於傳前兼臣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
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
輕黷宸嚴伏增兢懼謹封上進

謝宣示進黠憂斯朝貢圖深愜于懷狀

今日欵義行深至奉宣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愜于
懷者伏以陛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
萬里來朝誠宜圖以丹青錄於編簡傳之千古以

輝威靈臣學術空虛文藝淺薄輒為傳序莫究聖
功陛下延納微誠特賜宣示寵渥所及縉紳為榮
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不可辨。

漢恐
訛

○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
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永
言勲力豈忘予懷如聞為紇朮斯所攻兵折衆叛畜
產大耗國人荐飢流離轉徙遠踰沙漠云云仍賑米
粟二萬石俾期安輯離散漸就漢南再復舊疆永保
恩好 遣王會等安撫 ○ 李衛公文
回鶻制奉勅撰 集下並同
○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為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
隣紇朮潛師彗掃穹廬瓦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
落遂至於荆榛今可汗已逃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

漢寄命邊卸朕深念衰殘尋加賑卹每陳章表多詐
 諛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食哀鳴之意有
 困獸猶鬪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
 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為寇盜不耻破
 敗莫顧姻親討回鶻制奉宣撰

○回鶻頃以本國荐飢落種携貳紇圻斯乘其衰亂
 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庭盡剪名王之旗可汗共地
 遠害來附塞垣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撰

○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

如回鶻為紇圻斯所困豈可一日慙忘舉國將相遺
 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
 戈嘗膽思報大雪冤耻告誡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
 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
 爭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圻斯之強不
 敢叛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
 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
 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
 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為紇圻斯

死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
到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
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云云

代刘沔與回
滑宰相書

○紇斡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禾亥義判
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
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
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
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為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
此使不回今以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

請子細報即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
公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即至吐蕃務覓必得皇帝自
覽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
親艱難之時常展勛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斡
斯讐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
馳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眾飢饉兵數無多強敵
倘求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恐邊城
之民因此懼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
側近山川深自蔽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

托斯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磧北紇托斯即
 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
 五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
 路逢着回鶻即煞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
 着回鶻一人無可煞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
 兵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筹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
 且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托斯以寡為重以弱為疆
 豈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
 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

豪所耻實亦諸蕃輕笑倘紇托斯逼逐則黑車子之
 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係安全順天命以去
 危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
 箴幸岳採納恐要見紇托斯表本今亦錄往代刘沔
與回鶻

宰相
書白

○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延黠戛斯
 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万眾襲
 逐可汗擒送京闕代李丕與
郭誼書

○右緣李回等称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

收回紇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點憂斯國使
 回日已賜勅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邊
 截出兵伏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
 差須遣使臣早為布置
會昌五年二月
巡邊使劉滌狀

○與紇可汗書 奏宣撰

皇帝敬問紇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
 萬寓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等祖
 等至鑒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
 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
 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兵材軼於千古
 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頌
 頽請上尊號為天可汗是復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
 稱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暨貞觀六年太

宗遣使臣王義弘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自身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纘奉不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為回鶻所隔又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為仇讐果能報國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勲力列聖嘉其大順黑降嫫親今共國逃

已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竊歎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恣為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又欲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克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盜竊迨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請張使襲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

欣深慰可汗既為讐怨須盡殘夷儻留餘燼必生後
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
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
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為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
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沒
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
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為可汗衆
兵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秉
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零公主

尋為回鶻劫奪又不歸國可汗所以使臣皆被誅戮
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
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竒功回鶻
罪人計日可致卽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
族必盡與可汗便為隣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
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櫜必當諸部服從皆懷
健羨知我兩國永為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
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克使以荅深誠質
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

皆須曰中國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亟欲垂命可汗時
如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謝懷行趙聲曰日別
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
多及 ○ 李衛公集
下並同

與黠戛斯可汗書

自 註 黠戛斯國號皆依蕃書譯

字所以不同商量冊命時奏請依價相公華夷
述便以黠戛斯為定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
及領所獻馬百匹鷓十隻具悉皇帝聰明天稟英姿

生質恐德未徧覆愧漢宣兼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
内外非正朔死加礼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
宗盟之國顧保先名為可汗弘遠之謀須除後患所
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單于以郅支尚存
國難未靖称蕃事漢福及子孫之後漢單于比以大
父體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漠南遂
致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
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
昭然可汗所覩况今回鶻種類未盡久居蕃漢之間

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
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
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
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旧號是國家頃年旣賜
非同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嬖避朕以
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
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
明誠便以堅昆為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
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

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温
件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
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
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
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
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為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
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可汗須棄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
汗勿以飲食為甘戈獵為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旣

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
恐餘孽歸降可汗未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
臣儻收吾憎必開邊隙則是蕃養蝕毒自生勵階前
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
二三十人便卻興復跣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汗深察
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
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
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為一
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悉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

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
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共所豈願更廣威略遙
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
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等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
必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熟想
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點戛斯書狀二

右今月十三日於閣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
臣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與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的是堅昆之後恐須粗言梗槩未可明書今已依宣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理淺近再陳嚴宸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賜黠戛斯書 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拜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漠以偁君稟耀麾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雄統御之

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温忤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温忤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荅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是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踞已隔絕蓋為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却兩楹間惡刺此一事最是嘉言緣回鶻雄
據北方代為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
空廬大雪讐耻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以振於北方
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
敢保衮讐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就不
可容况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
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
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
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

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絕離可汗五日便被回
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
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諸蕃去日已具感悅
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減
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漢
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
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
此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
州太原振武天德緣兵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

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一本無是
 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
 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魚賜寧樂並依來表不
 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首令彼國
 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
 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
 宜休至懷共弘遠畧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并
 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死換點夏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換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
 答盡不闕遺兼不為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
 令其稱蕃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
 更有邀約即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稱為允愜

謹緣上進未審否

按鄭重李文鏡公文集序曰宗英可汗獻琛輸宝越自絕

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胤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辨而拜甘泉并出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詢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也於神明固將偃仰碑石之符傲晚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襲贖得之者可以彌邦國云

論譯語入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訖
 抗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
 譯魚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刘沔忠順詔
 各擇解譯蕃語入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
 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

會昌二年正月十日

○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
 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
 又東方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
 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
 肉能釀麋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
 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
 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
 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列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
 西北至樞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

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
 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
 憂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媿厥律畧同又北黑車子
 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死產云契丹之先常
 役回鶻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
 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芦河夏秋冰厚二尺
 春冬冰徹底常燒畧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靼子其
 人鬣首披布為衣不鞞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
 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

韃靼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
 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
 銅鐵諸畧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
 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
 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
 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
 之使逃歸與其筋十余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
 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
 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鈔北

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
 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
 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
 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
 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遷此北荒之極也

胡嶠陷虜記

○五代史

○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
 來穆宗應曆二年景定保寧八年常遣使貢

○統文

獻通考

○遼屬國可紀者五十有九朝貢無常有事則遣使
 徵兵或下詔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衆寡各從其便

無常額轄戛斯國亦居其一云

○遼史下同

○遼制屬國屬部官大者擬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
 酋長與契丹人區別而用恩威兼制得柔遠之道曰
 轄戛斯國王府

二萬五千餘里其語言與吉利吉思特異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矣卽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烏斯亦曰水為名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漣成就烏斯沐漣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也據合納猶言布囊蓋口小腹巨地狀類此曰以為名在烏斯東謙河之源出此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險阻為甚野獸多而畜字少貧民無恒產者皆以樺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劔山丹芍

藥等根為食冬月亦乘木馬出獵謙州亦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元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克烈部始居此益蘭者蛇名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據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斡事官即於此州修庫廩置傳舍以為治所先是數郡民俗皆以杞柳為杯皿剡木為槽以濟

水不解鑄作農器好札聞諸朝乃遣工匠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肇州在水達達路西至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剌拔都魯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素產魚吾今立城而徙吉利吉思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為宣慰使既至定市里安民居得魚九尾皆千斤來獻元貞元年立屯田萬戶府以遼陽左丞阿散領其事 ○元史類編

○至元七年以刘好礼遷益蘭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護治益蘭其地距京師凡九千余里民俗

不知陶冶水無舟航好礼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迄今称便或言權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礼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 ○元史

